

庫	文	閣	内
一五三函	三〇〇九	漢	書
七	六〇冊	類	

庫	文	閣	内
三六六函	三〇〇九	漢	書
一七	六〇冊	類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3009
冊數	60 (54)
函號	366 65

荆川稗編

卷之一百七
卷之一百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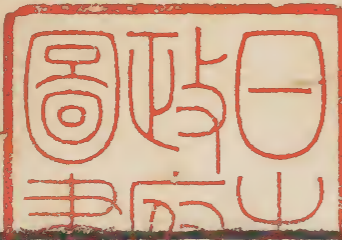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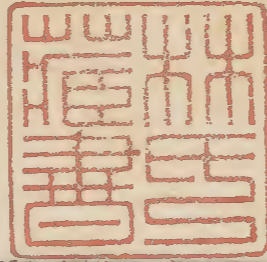
A 1 2 3 4 5 6 M 8 9 10 11 12 13 14 15 B 17 18 19

Kodak Gray Scale



© Kodak, 2007 TM: Kodak





荆川先生稗編卷之一百七

淺草文庫

後學東海茅一相校

戶五

唐漕法

唐志

唐都長安而關中號稱沃野然其土地狹所出不足
以給京師備水旱故常轉漕東南之粟高祖太宗之
時用物有節而易贍水陸漕運歲不過二十萬石故
漕事簡自高宗已後歲益增多而功利繁興民亦罹
其弊矣初江淮漕租米至東都輸舍嘉倉以車或馱
陸運至陝而水行來遠多風波覆溺之患其失常十

七八故其率一斛得八斗為成勞而陸運至陝纔三百里率兩斛計庸錢千緡送租者皆有水陸之直而河有三門底柱之險顯慶元年苑西監楮朗議鑿三門山為梁可通陸運乃發卒六千鑿之功不成其後將作大匠楊務廉又鑿為棧以輓漕舟輓夫繫二鉞於曾而繩多絕輓夫輒墜死則以逃亡報因繫其父母妻子人以為苦開元十八年宣州刺史裴耀卿朝集京師玄宗訪以漕事耀卿條上便宜曰江南戶口多而無征防之役然送租庸調物以歲二月至揚州入斗門四月已後始度淮入汴常苦水淺六七月乃

至河口而河水方漲須八九月水落始得上河入洛而漕路多梗船檣阻隘江南之人不習河事轉雇河師水手重為勞費其得行日少阻滯日多今漢隋漕路頻河倉廩遺迹可尋可於河口置武牢倉鞏縣置洛口倉使江南之舟不入黃河黃河之舟不入洛口而河陽柏崖太原永豐渭南諸倉節級轉運水通則舟行水淺則寓於倉以待則舟無停留而物不耗失此甚利也玄宗初不省二十一年耀卿為京兆尹京師雨水穀踊貴玄宗將幸東都復問耀卿漕事耀卿因請罷陝陸運而置倉河口使江南漕舟至河口者

井川和編 卷之二十一 二
輸粟於倉而去縣官崔舟以分入河洛置倉三門東
西漕舟輸其東倉而陸運以輸西倉復以舟漕以避
三門之水險玄宗以為然乃於河陰置河陰倉河西
置柏崖倉三門東置集津倉西置鹽倉鑿山十八里
以陸運自江淮漕者皆輸河陰倉自河陰西至太原
倉謂之北運自太原倉浮渭以實關中玄宗大悅拜
耀卿為黃門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江淮都轉
運使益漕晉絳魏濮邢貝濟博之租輸諸倉轉而入
渭凡三歲漕七百萬石省陸運備錢三十萬緡是時
民久不罹兵革物力豐富朝廷用度亦廣不計道里

之費而民之輸送所出水陸之直增以兩脚營窖之
名民間傳言用斗錢運斗米其糜耗如此及耀卿罷
相北運頗艱米歲至京師纔百萬石二十五年遂罷
北運二十九年陝郡太守李齊物鑿砥柱為門以通
漕開其山顛為輓路燒石沃醢而鑿之然棄石入河
激水益湍怒舟不能入新門候其水漲以人輓舟而
上天子疑之遣宦者按視齊物厚賂使者還言便齊
物入為鴻臚卿以長安令韋堅代之兼水陸運使堅
治漢隋運渠起關門抵長安通山東租賦乃絕灞澇
竝渭而東至永豐倉與渭合又於長樂坡瀕苑墻鑿

荆人系紀 卷之二十一 三
潭於望春樓下以聚漕舟堅因使諸舟各揭其郡名陳其土地所產寶貨諸奇物於楸上先時民間唱俚歌曰得體紇那邪其後得寶符於桃林於是陝縣尉崔成甫更得體歌為得寶弘農野堅命舟人為吳楚服大笠廣袖芒屨以歌之成甫又廣之為歌辭十闕白衣缺後綠衣錦半臂紅抹額立第一船為號頭以唱集兩縣婦女百餘人鮮服靚妝鳴鼓吹笛以和之眾艘以次輾樓下天子望見大悅賜其潭名曰廣運潭是歲漕山東粟四百萬石自裴耀卿言漕事進用者常兼轉運之職而韋堅為最其後大盜起而天下

匱矣肅宗末年史朝義兵分出宋州淮運於是阻絕租庸鹽鐵沂漢江而上河南尹劉晏為戶部侍郎兼句當度支轉運鹽鐵鑄錢使江淮粟帛絲襄漢越商於以輸京師及代宗出陝州關中空窘於是盛轉輸以給用廣德二年廢句當度支使以劉晏顓領東都河南淮西江南東西轉運租庸鑄錢鹽鐵轉輸至上都度支所領諸道租庸觀察使凡漕事亦皆決於晏劉晏理財絕無私心其志而不得其術所以致晏即鹽利顧傭分吏督之隨江汴河渭所宜故時轉運船繇潤州陸運至揚子斗米費錢十九晏命囊米而載以舟減錢十五繇揚州距河陰斗米費錢百二

十晏爲歇艦支江船二千艘每船受千斛十船爲綱
每綱三百人篙工五十自揚州遣將部送至河陰上
三門號上門填闕船米斗減錢九十調巴蜀襄漢麻
棗竹篠爲絢挽舟以朽索腐材代薪物無棄者未十
年人人習河險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
渭江南之運積揚州汴河之運積河陰河船之運積
渭口渭船之運入太倉歲轉粟百一十萬石無升斗
溺者輕貨自揚子至汴州每馱費錢二千二百減九
百歲省十餘萬緡又分官吏主丹陽湖禁引溉自是
河漕不涸天曆八年以關內豐穰減漕十萬石度文

和糴以優農晏自天寶末掌出納監歲運知左右藏
主財穀三十餘年矣及楊炎爲相以舊惡罷晏轉運
使復歸度支凡江淮漕米以庫部郎中崔河圖主之
及田悅李惟嶽李納梁崇義拒命舉天下兵討之諸
軍仰給京師而李納田悅兵守渦口梁崇義搃襄鄧
南北漕引皆絕京師大恐江淮水陸轉運使杜佑以
秦漢運路出浚儀十里入琵琶溝絕蔡河至陳州而
合自隋鑿汴河官漕不通若導流培岸功用甚寡疏
鷄鳴岡首尾可以通舟陸行纔四十里則江湖黔中
嶺南蜀漢之粟可方舟而下繇白沙趨東關歷潁蔡

涉汴抵東都無濁河沂淮之阻減故道二千餘里會
李納將李洧以徐州歸命淮路通而止貞元初關輔
宿兵米斗千錢太倉供天子六宮之膳不及十日禁
中不能釀酒以飛龍馱負永豐倉米給禁軍陸運牛
死殆盡德宗以給事中崔造敢言為能立事用為相
造以江吳素嫉錢穀諸使顓利罔上乃奏諸道觀察
使刺史選官部送兩稅至京師廢諸道水陸轉運使
及度支巡院江淮轉運使以度支鹽鐵歸尚書省宰
相分判六尚書事以戶部侍郎元琇判諸道鹽鐵權
酒侍郎吉中孚判度支諸道兩稅增江淮之運浙江

東西歲運米七十五萬石復以兩稅易米百萬石江
西湖南鄂岳福建嶺南米亦百二十萬石詔浙江東
西節度使韓滉淮南節度使杜亞運至東西渭橋倉
諸道有鹽鐵處復置巡院歲終宰相計課最崔造厚
元琇而韓滉方領轉運奏國漕不可改帝亦雅器滉
復以為江淮轉運使元琇嫉其剛不可共事因有隙
琇稱疾罷而滉為度支諸道鹽鐵轉運使於是崔造
亦罷滉遂劾琇常餽米淄青河中而李納懷光倚以
構叛貶琇雷州司戶叅軍尋賜死是時汴宋節度使
春夏遣官監汴水察盜灌溉者歲漕經底柱覆者幾

秀川利編 卷之三十一 六十一
半河中有山號米堆運舟入三門崔平陸人爲門匠
執標指麾一舟百口乃能上諺曰古無門匠墓謂皆
溺死也陝號觀察使李泌益鑿集津倉山西逕爲運
道屬于三門倉治上路以回空車費錢五萬緡下路
減半又爲入渭船方五板輸東渭橋太倉米至凡百
三十萬石遂罷南路陸運其後諸道鹽鐵轉運使張
洵復置江淮巡院李巽爲諸道轉運鹽鐵使自劉晏
後江淮米至渭橋寔減矣至巽乃復如晏之多初揚
州疏太子港陳登塘凡三十四陂以益漕河輒復堙
塞淮南節度使杜亞乃濬渠蜀岡疏句城湖愛敬陂

起隄貫城以通大舟河益渾水下走淮夏則舟不得
前節度使李吉甫築平津堰以洩有餘防不足漕流
遂通然漕益少江淮米至渭橋者纔二十萬斛諸道
鹽鐵轉運使盧坦糴以備一歲之費而漕米亡耗於
路頗多刑部侍郎王播代坦建議米至渭橋五百石
亡五十石者死其後判度支皇甫鏞議萬斛亡三百
斛者償之千七百斛者流塞下過者死盜十斛者流
三十斛者死而覆船敗輓至者不得十之四五部吏
舟人相挾爲奸榜笞號苦之聲聞於道路禁錮連歲
赦下而獄死者不可勝數其後貸死刑流天德五城

人不畏法運米至者十七七八鹽鐵轉運使柳公綽請如王播議加重刑大和初歲旱河涸掎沙而進米多耗抵死甚衆不待覆奏秦漢時故漕興成堰東達永豐倉咸陽縣今韓遼請疏之自咸陽抵潼關三百里可以罷車輓之勞宰相李固言以為非時文宗曰苟利於人陰陽拘忌非朕所顧也議遂決堰成罷輓車之牛以供農耕關中賴其利凡漕達于京師而足國用者大略如此

宋漕法

附論轉般直達

宋志

後同

漕運宋都大梁有四河以通漕運曰汴河曰黃河曰

惠民河曰廣濟河而汴河所漕為多太祖起兵間有天下懲唐季五代藩鎮之禍蓄兵京師以成彊幹弱支之勢故於兵食為重建隆以來首浚三河令自今諸州歲受稅租及筦榷貨利上供物帛悉官給舟車輸送京師毋役民妨農開寶五年率汴蔡兩河公私船運江淮米數十萬石以給兵食是時京師歲費有限漕事尚簡至太平興國初兩浙既獻地歲運米四百萬石所在雇民挽舟吏竝緣為奸運舟或附載錢帛雜物輸京師又回綱轉輸外州主藏吏給納邀滯於是擅貿易官物者有之八年乃擇幹彊之臣在京

分掌水陸路發運事凡一綱計其舟車役人之直給付至綱吏雇募舟車到發財貨出納竝關報而催督之自是調發邀滯之弊遂革初荆湖江浙淮南諸州擇部民高貲者部送上供物民多質魯不能檢御舟人舟人侵盜官物民破產不能償乃詔牙吏部送勿復擾民大通監輸鐵尚方鑄兵器鍛鍊用之十裁得四五廣南貢藤去其粗者斤僅得三兩遂令鐵就冶郎淬治之藤取堪用者無使負重致用以勞民力汴河挽舟卒多饑凍太宗令中黃門求得百許人藍縷枯瘠詢其故乃主糧吏率取其口食帝怒捕鞫得實

斷腕殉河上三日而後斬之押運者杖配商州雍熙四年併水陸路發運為一司主綱吏卒盜用官物及用水土雜糅官米故毀敗舟船致沉溺者棄市募告者厚賞之山河平河實因灘磧風水所敗以收救分數差定其罪端拱元年罷京城水陸發運以其事分隸排岸司及下卸司先是四河所運未有定制太平興國六年汴河歲運江淮米三百萬石菽一百萬石黃河粟五十萬石菽三十萬石惠民河粟四十萬石菽二十萬石廣濟河粟十二萬石凡五百五十萬石非水旱蠲放民租未嘗不及其數江南淮南兩浙荆

荆川和經 卷之二十一 九
湖路租糴於真揚楚泗州置倉受納分調舟船泝流
入汴以達京師置發運使領之諸州錢帛雜物運器
上供亦如之陝西諸路菽粟自黃河三門沿流入汴
以達京師亦置發運司領之粟帛自廣濟河而至京
師者京東之十七州由石塘惠民河而至京師者陳
潁許蔡光壽六州皆有京朝官廷臣督之河北衛州
東北有御河達乾寧軍其運物亦廷臣主之廣南金
銀香藥犀象百貨陸運至虔州而後水運川益諸州
金帛及租市之布自劔門列傳置分輦負擔至嘉州
水運達荆南自荆南遣綱吏運送京師江湖上供米

舊轉運使以本路綱輸真楚泗州轉般倉載鹽以歸
舟舟還其郡卒還其家汴州詣轉般倉運米輸京師
歲摺運者四河冬涸舟卒亦還營至春復集名曰放
凍卒得番休逃亡者少汴船不涉江路無風波沉溺
之患後發運使權益重六路上供米團綱發船不復
委本路獨專其任文移全併事目繁夥不能檢察操
舟者賅諸吏得詣富饒郡市賤買貴以趨京師自是
江汴之舟混轉無辨挽舟卒有終身不還其家老死
河路者籍多空名漕事大敝(皇祐中)發運使許元奏
近歲諸路因循糧綱法壞遂令汴綱至冬出江為他

路轉漕兵不得息宜敕諸路增船載米輸轉般倉充
歲計如故事於是牟利者多不以元說爲然詔如元
奏久之諸路綱不集嘉祐三年下詔切責有司以格
詔不行及發運使不能總綱條轉運使不能幹歲入
預敕江淮兩浙轉運司期以碁年各造船補卒團本
路綱自嘉祐五年汴船不得復出江至期諸路船猶
不足汴船既不至江外江外船不得至京師失商販
之利而汴船工卒訖各坐食恒苦不足皆盜毀船材
易錢自給船愈壞而漕額愈不及矣論者初欲漕卒
得歸息而近歲汴船多傭丁夫每船卒不過一二人

至冬當留守船實無得歸息者時元罷已久後至者
數奏請出汴船執政不許治平三年始詔出汴船七
十綱未幾皆出江復故是時漕運吏卒上下共爲侵
盜貿易甚則託風水沉沒以滅迹官物陷折歲不減
一十萬斛熙寧二年薛向爲江淮等路發運使始募
客舟與官舟分運互相檢察舊弊仍去歲漕常數既
足募商舟運至京師者又二十六萬餘石而未已請
充明年歲計之數三司使吳充言宜自明年減江淮
漕米二百萬石令發運司易輕貨二百萬緡計五年
所得無慮緡錢千萬轉儲三路平糴備邊王安石謂

驟變米二百萬石米必陡賤驟致輕貨二百萬貫貨必陡貴當令發運司度米貴州郡折錢變為輕貨儲之河東陝西要便州軍用常平法糶糶為便詔如安石議七年京東路察訪鄧潤甫等言山東沿海州郡地廣豐歲則穀賤募人為海運山東之粟可轉之河朔以助軍食詔京東河北路轉運司相度卒不果行紹聖二年置汴綱通作二百綱在部進納官銓試不中者注押上供糧斛不用衙前土人軍將未幾復募土人押諸路綱故轉服自熙寧以來其法始變歲有餘蓄州郡亦賦則折收上價謂之額斛計本州歲額以倉儲代輸京師謂之代發復於豐熟以中價收

糶穀賤則官糶不至傷農饑歉則納錢民以為便本錢歲增兵食有餘崇寧初蔡京為相始求羨財以供後用費所親胡師文為發運使以糶本數百萬緡充獻入為戶部侍郎來者効尤時有進獻而本錢竭矣本錢既竭不能增糶而儲積空矣儲積既空無可代發而輸般之法壞矣崇寧三年戶部尚書曾孝廣言往年南自真州江岸北至楚州淮堤以堰瀆水不通重船般剝勞費遂於堰旁置轉般倉受逐州所輸更用運河船載之入汴以達京師雖免推舟過堰之勞然侵盜之弊由此而起天聖中發運使方仲荀奏請度真楚州堰為水師自是東南金帛茶布之類直至京師惟六路上供斛斗猶循川轉般法吏卒糜費與在路折關動以萬數欲將六路上供斛斗並依東南雜運直至京師或南京府界却納庶免侵盜乞貸之弊自是六路郡縣各認歲額雖湖南北至遠處亦直抵京師號直達綱豐不加糶歉不代發方綱米之來立法峻甚船有損壞所至修整不得喻時州縣欲其速過但令供狀以錢給之沿流鄉保悉致騷擾公私橫費百出又鹽法已壞廻舟無所得舟人逃散船亦隨壞本法盡廢天觀三年詔直達綱自來年並依舊

法復令轉般政和二年復行直達綱毀折轉般諸倉
譚稹上言祖宗建立真楚泗州轉般倉一以備中都
緩急二以防漕渠阻節三則綱船裝發資次運行更
無虛日自其法廢河道日益淺澁遂致中都糧儲不
繼淮南三轉般倉不可不復乞自泗州為始次及真
楚既有瓦木順流而下不甚勞費俟歲豐計置儲蓄
立法有般淮南路轉運判官向子諱奏轉般之法寓
平糶之意江湖有米可糶於真兩浙有米可糶於揚
宿毫有麥可糶於泗坐視六路豐歉有不登處則以
錢折斛發運司得以幹旋之不獨無歲額不足之憂
因可以寬民力運渠旱乾則有汴口倉今所患者向
來糶本歲五百萬緡支移殆盡宣和五年乃降度牒
及香鹽鈔各一百萬緡令均糶斛斗專備轉般江西
轉運判官蕭序辰言轉般道里不加遠而人力不勞
卸納年豐可以廣糶厚積以待中郤之用自行直達
道里既遠情弊尤多如大江東西荆湖南北有終歲
不能行一運者有押米萬石欠七八千石有拋失
船兵稍逃散十不存一二者折欠之弊生於稽留
沿路官司多端阻節至有一路漕司不自置舟
船截留他路回綱尤為不便詔發運司措置

宋邊運

河北河東陝西三路租稅薄不足以供兵費屯田營
田歲入無幾糶買入中之外歲出內藏庫金帛及上
京權貨務緡錢皆不翅數百萬選使臣軍大將河北
船運至乾寧軍河東陝西船運至河陽措置陸運或
用鋪兵廂軍或發義勇保甲或差夫力車載馱行
隨道路所宜河北地里差近西路回遠又涉磧險運
致甚艱熙寧六年詔鄜延路經畧司支封椿錢於河
東買橐駝三百運沿邊糧草元豐四年河東轉運司
調夫萬一千人隨軍坊郭上戶有差夫四百人者其

次一二百人願出驢者三驢當五夫五驢別差一夫
驅竭一夫雇直約三十千以上一驢約八千加之期
會迫趣民力不能勝軍須調發煩擾又多不急之務
如絳州運棗千石往麟府每石止直四百而雇直乃
約費三十緡涇原路轉運判官張大寧言餽運之策
莫若車便自熙河至磨嚙口皆大川通車無碍自磨
嚙至塿嶺下道路亦然嶺以北即山險少水車乘難
行可就嶺南相地利建一城砦使大車自鎮戎軍載
糧草至彼隨軍馬所在以軍前夫畜往來短運更於
中路量度遠近以遣回空夫築立小堡應接如此則

省民力之半神宗嘉之京西轉運司調均鄧州夫三
萬每五百人差一官部押赴鄜延饋運其本路程途
日支錢米外轉運司計自入陝西界至延州程數日
支米錢三十柴菜錢十文並先併給陝西都轉運司
於諸州差雇車乘人夫所過州交界人日支米二升
錢五十至沿邊止運糧出界止差廂軍六年詔熙河
蘭會經畧制置司計置蘭州人萬馬二千般運糧草
於次路州縣運剗刮官私橐馳二千與經制司自熙
河摺運事力不足發義勇保甲給河東陝西邊用非
機速者並作小綱數排日遞送大觀二年京畿都轉

并川利... 卷之二... 運使吳擇仁言西輔軍糧發運司歲撥八萬石貼助於滎澤下卸至州尚四五十里擺置車三鋪每鋪七十人月可運八千四百石所運漸多據數增添鋪兵靖康元年十月詔曰一方用師數路調發軍功未成民力先困京西運糧每名六斗用錢四十貫陝西運糧民間倍費百餘萬緡聞之駭異今歲四方豐稔粒米狼戾但可逐處增價收糴不得輕般運以稱恤民之意若般綱水運及諸州支移之類仍舊三路陸運以給兵費大略如此

元漕法

元志後同

元自世祖用伯顏之言歲漕東南粟由海道以給京師始自至元二十年至于天曆至順由四萬石以上增而為三百萬以上其所以為國計者大矣歷歲既久弊日以生水旱相仍公私俱困疲三省之民力以充歲運之恒數而押運監臨之官與夫司出納之吏恣為貪黷脚價不以時給收支不得其平船戶貧乏耗損益甚兼以風濤不測盜賊出沒剽劫覆亡之患自仍改至元之後有不可勝言者矣由是歲運之數漸不如舊至正元年益以河南之粟通計江南三省所運止得二百八十萬石二年又令江浙行省及中

并八和錄 卷之二 五
正院財賦總管府撥賜諸人寺觀之糧盡數起運僅得二百六十萬石而已及汝穎倡亂湖廣江右相繼陷沒而方國珍張士誠竊據浙東西之地雖縻以好爵資為藩屏而貢賦不供剝民以自奉於是海運之舟不至京師者積年矣至十九年朝廷遣兵部尚書伯顏帖木兒戶部尚書齊履亨徵海運于江浙由海道至慶元抵杭州時達識帖睦爾為江浙行中書省丞相張士誠為大尉方國珍為平章政事詔命士誠輸粟國珍具舟達識帖睦爾總督之既達朝廷之命而方張互相猜疑士誠慮方氏載其粟而不以輸于

京也國珍恐張氏掣其舟而因乘虛以襲已也伯顏帖木兒白于丞相正辭以責之巽言以諭之乃釋二家之疑克濟其事先率海舟俟于嘉興之墩浦而平江之粟展轉以達杭之石墩又一舍而後抵墩浦乃載于舟海灘淺溢躬履艱苦粟之載于舟者為石十有一萬二十年五月赴京是年秋又遣戶部尚書王宗禮等至江浙二十一年五月運糧赴京如上年之數九月又遣兵部尚書徹徹不花侍郎韓祺往徵海運一百萬石二十二年五月運糧赴京視上年之數僅加二萬而已九月遣戶部尚書脫脫歡察爾兵部

尚書帖木兒至江浙二十三年五月仍運糧十有三萬石赴京九月又遣戶部侍郎博羅帖木兒監丞賽因不花往徵海運士誠託辭以拒命由是東南之粟給京師者遂止於是歲云

元海運自朱清張瑄始歲運江淮米三百餘萬石以給元京四五月南風至起運得便風十數日即抵直沽交卸朝廷以二人之功立海運萬戶府以官之賜鈔印聽其自印鈔色比官造加黑印朱加紅富既埒國慮其為變以法誅之而海運自後歲以為常及張九四據有浙西而海道又有方國珍運道遂梗而國

已不國矣

朱清張瑄海運 三條

宋季年郡亡賴子相聚乘舟鈔掠海上朱清張瑄最為雄長陰勒部曲曹伍之當時海濱沙民富家以為苦之崇明鎮特甚清嘗備楊氏夜殺楊氏盜妻子貨財去若捕急輒引舟東行三日夜到沙門島又東北過高句麗水口見文登夷維諸山又北見燕山與碣石往來若風與鬼影迹不可得稍緩則復來亡慮十五六返私念南北海道此故徑且不逢淺角識之杭吳明越揚楚與幽薊萊密遼鮮俱岸大海固舟航可

通相傳胸山海門水中流積堆淤江沙其長無際浮海者以竿料淺深此淺生角故曰料角明不可度越云廷議兵方興請事招懷奏可清瑄即日來以吏部侍郎左選七資最下一等授之令部其徒屬為防海義民隸提刑節制水軍江南既內附二人者從宰相入見授金符千戶時方輓漕東南供京師運河隘淺不容大舟不能百里五十里輒為堰渚水又絕江淮遡泗水呂梁彭城古稱險處會通河未鑿東阿荏平道中車運三百里轉輸艱而糜費重二人者建言海漕事試之良便至元十九年也上方注意嚮之初年

不過百萬石後乃至三百萬石二人者父子致位宰相弟姪甥壻皆大官田園宅館徧天下庫藏倉庾相望巨艘大船帆交蕃夷中輿騎塞隘門巷左右僕從皆佩於菟金符為萬戶千戶累爵積貲意氣自得二人者既滿盈父子同時夷戮殆盡沒貲產縣官黨與家破禁錮大德六年冬也○國朝元也海運糧儲自朱清張瑄始以為古來未嘗有此按杜工部詩出塞云漁陽豪俠地擊鼓吹笙竽雲帆轉遼海粳稻來東吳又昔游云幽燕盛用武供給亦勞哉吳門持粟帛汎海凌蓬萊如此則唐時已有海運矣朱張特舉行耳

具輟耕錄

○海運之道其初也自平江劉家港今在蘇州府崑山縣太倉入海至海門縣界開洋月餘始抵成山計其水程自上海至楊村馬頭凡一萬三千三百五十里最後千戶殷明略者又開新道從劉家港至崇明州三沙放洋向東行入黑水大洋取澄山轉西至劉家島又至登州沙門於萊州大洋入界河當舟行風信有時自浙西至京師不過旬日而已

紀賑恤 荒政

宋志

賑恤水旱蝗螟饑疫之災治世所不能免然必有以待之周官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是也宋之為治一

本於仁厚凡賑貧恤患之意視前代尤為切至諸州歲歉必發常平惠民諸倉粟或平價以糶或貸以種食或直以賑給之無分於主客戶不足則遣使馳傳發省倉或轉漕粟於他路或募富民出錢粟以官爵勸諭官吏許書曆為課若舉放以濟貧乏者秋成官為理償又不足則出內藏或奉宸庫金帛鬻祠部度僧牒東南則留發運司歲漕米或數十萬石或百萬石濟之賦租之未入未備者或縱不取或寡取之或倚閣以須豐年寬逋負休力役賦入之有支移折變者省之應給蠶鹽若和糴及科率追呼不急妨

農者罷之薄關市之征鬻牛者免算運米舟車除沿
路力勝錢利有可與民共者不禁水鄉則蠲蒲魚果
蘇之稅選官分路巡撫緩囚繫省刑罰饑民劫困窄
者薄其罪民之流亡者關津毋責渡錢道京師者諸
城門賑以米所至舍以官第或寺觀為淖糜食之或
人日給糧可歸業者計日併給遣歸無可歸者或賦
以閑田或聽隸軍籍或募少壯興修工役老疾幼弱
不能存者聽官司收養水災州縣具船楫拯民置之
水不到之地運薪糧給之因饑役若壓溺死者官為
埋祭壓溺死者加賜其家錢粟京師苦寒或物價翔

踊置場出米及薪炭裁其價予民前後率以為常蝗
為害又募民撲捕易以錢粟蝗子一升至易菽粟三
升或五升詔州郡長吏優恤其民間遣內侍存問戒
監司俾察官吏之老疾罷悞不任職者熙寧二年賜
判北京韓琦詔曰河北歲比不登水溢地震方春東
作民携老幼棄田廬日流徙于道中夜以興慘怛不
安其經制之方聽便宜從事有可以左右吾民者宜
為朕撫輯而賑全之毋使後時以重民困而王安石
秉政改貸糧法而為借助移常平廣惠倉錢斛而為
青苗皆令民出息言不便者輒得罪而民遂不聊生

又詔賣天下廣惠倉田自是先朝良法美意所存無幾哲宗雖詔復廣惠倉既而章惇用事又罷之賣其田如熙寧法常平量留錢斛不足以供賑給義倉不足又令通一路兌撥於是紹聖大觀之間直給空名告敕補牒賜諸路政日以隳民日以困而宋業遂衰崇寧初蔡京當國置居養院安濟坊給常平米厚至數倍差官卒充使令置火頭具飲膳給以衲衣絮被州縣奉行過當或具帷帳雇乳母女使糜費無藝不免率歛貧者樂而富者擾矣淳熙八年浙東提舉朱熹言乾道四年民艱食熹請於府得常平米六百石

賑貸夏受粟於倉冬則加息計米以償自後隨年歛散歛蠲其息之半大饑即盡蠲之凡十有四年得息米造倉三間及以元數六百石還府見儲米三千一百石以為社倉不復收息每石只收耗米三升以故一鄉四五十里間雖遇凶年人不缺食請以是行於倉司時陸九淵在救令局見之歎曰社倉幾年矣有司不復舉行所以遠方無知者遂編入賑恤嘉定末真德秀帥長沙行之凶年饑歲人多賴之然事久而弊或移用而無可給或拘催無異正賦良法美意胥此焉失端平元年六月臣僚奏建陽邵武羣盜嘯聚

變起於上戶閉糴若專倚兵威以圖殄滅固無不可然振救之政一切不講饑饉所迫恐人懷等死之心附之者日衆欲望朝廷厲兵選士盪定已竊發之寇發粟賑饑懷來未從賊者之心庶人之避害賊勢自孤可一舉而滅矣此成周荒政散利除盜之說也

論荒政

呂祖謙

東萊呂氏曰荒政條目始於黎民阻饑舜命棄為后稷播時百穀其詳見於生民之詩到得後來如所謂禹之水湯之旱民無菜色荀子禹十年水湯七年旱而天下無菜色者其荒政制度不可攷及至成周自大司徒以荒政十有

二聚萬民

周禮地官大司徒以荒政十有二聚萬民一曰散利二曰薄征三曰緩刑

其詳

又始錯見於六官之書然古者之所謂荒政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則有九年之蓄出禮記王制遇歲有不登為人主者則貶損減省喪荒之式見於小行人之官札喪凶荒厄窮為一書周禮秋官當時天下各自有廩藏所遇凶荒則賑發濟民而已當時措置與後世不同所謂移民平糴皆後世措置且自周論之太宰以九式均節物用三曰喪荒之式又遣人掌縣鄙之委積以待凶荒而大司徒又以薄征散利凡諸侯莫不有委積以待凶荒凶荒之歲為符信發粟賑饑而已當

時歛散輕重之式未嘗講侯甸采衛皆有饋遺不至於穀價翔踴如弛張歛散之權亦不曾講惟到春秋戰國王政既衰秦饑乞糴于晉魯饑乞糴于齊出左傳歲一不登則乞糴於鄰國所謂九年之制度已自敗壞見管子輕重一篇無慮百千言不過君民互相壞奪收其權於君上已非君道所謂荒政一變為歛散輕重先王之制因壞到後來歛散輕重之權又不能操所以啓姦民幸凶年以謀禍害民轉死於溝壑至此一切急迫之政五代括民粟不出粟者死與歛散輕重之法又殆數等六抵其法愈壞則其術愈粗論

荒政古今不同且如移民易粟孟子特指為苟且之政已非所以為王道秦漢以下却謂之善政漢武帝

詔令水潦移於江南方下巴蜀之粟致之江陵

本紀元鼎

二年

唐西都至歲不登關中之粟不足以供萬乘荒

年則幸東都自高祖至明皇不特移民就粟其在高宗時且有逐糧天子之語後來元宗溺於可安不出長安並出通鑑以此論之時節不同孟子所謂苟且之政乃後世所謂善政且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須必世百年而可行亦未易及此後之有志之士如李愷之平糴法非先王之政豐年收之甚賤凶年出之賑饑此

又思其次之良規到得平糴之政不講一切趣辦之
 政君子不幸遇凶荒之年不得已而講要之非常行
 使平糴之法常行則穀價不貴四民各安其居不至
 於流散各可以自生養至於移民移粟不過於饑殍
 之養養之而已若設糜粥其策又其下者王莽末年民愈貧困
 常苦枯旱穀價翔貴北邊及青徐地人相食雜揚以
 東米石二千莽遣三公將軍開東方諸倉賑貸窮乏
 又分遣大夫謁者教民煮水為酏酏不可食流民入
 關者數十萬人置養贍官以廩之吏盜其廩饑死者
 八十七大抵荒政統而論之先王有預備之政上也使
 李悝之政修次也所在蓄積有可均處使之流通移
 民移粟又次也咸無焉設糜粥最下也雖然如此各

有差等有志之士隨時理會使其民戰國之時要論
 三十年之通計此亦虛談則可以行平糴之法如漢
 唐坐視無策則移民通財雖不及先王亦不得不論
 又不得已而無糜粥之養隨所寓之時就上面措置
 得有法亦可大抵論荒政統體如此今則所論可行
 者甚多試舉六七條且如漢載粟入關中無用傳宣
 本始四年歲不登民以車船載穀入關毋得用傳出本紀後來販粟者免稅此亦
 可行之法此法一行米粟流通如後世勸民出粟散
 在鄉里以田里之民令豪戶各出穀散而與之此一
 條亦可行又如富鄭公在青州處流民於城外所謂

室廬措置種種有法當時寄居游士分掌其事不以

吏胥與於其間富鄭公自鄆移青會河朔大水民流

人既猥多倉廩不能供散以粥飯欺弊百端由此人

多饑死死氣薰蒸疾疫隨起居人亦致病弊是時

方春野有青菜公出榜要路令饑民散入村落擇所

部豐稔者三州勸民出粟得十五萬斛益以官廩隨

所在貯之各因坊村擇寺廟及公私空屋又因山巖

為窟室以處流民富民不得陂澤之利分遣寄居閑

官往主其事間有健吏募流民中有曾為吏胥走隸

者皆給其食令供簿書給納守禦之役借民倉以貯

擇地為場掘溝為限與流民約三日一支出納之計

如官府公推其法於境內吏之所至手書酒炙之

饋日至人人所戴為之盡力此麥熟人給路糧遣歸

餓死者無幾為大塚葬之謂之叢塚其間疆壯堪為

禁卒者募得數千人奏乞撥充諸軍

自是天下流民處多以青州為法

又如趙清獻公

在會稽不減穀價四方商賈輻輳

出言行錄熙寧中

以大資政知越州

兩浙旱蝗米價踴貴餓死者十五六諸州皆榜衢路

禁人增米價公獨榜衢路今有米者增價糶之於是

諸州米商輻輳請越米

價更賤民無餓死者

此一條亦是可行之法凡六

七條皆近時可舉而行者自此推之不止六七條亦

見歷世大綱須要參酌其宜於今者大抵天下事雖

古今不同可行之法古今皆施用得遍了今但則舉

而措之而已今所論荒政如平糴之政條目尤須講

求自李愷平糴至漢耿壽昌為常平倉元帝以後或

廢或罷到宋朝遂為定制仁宗之世韓魏公請罷鬻

沒官之田募人承佃為廣惠倉散與鰥寡孤獨慶曆

嘉祐間既有常平倉國朝淳化三年置景德三年於

嘉祐間既有常平倉

國朝淳化三年置景德三年於

京西河北河東陝西淮南兩浙

嘉祐間既有常平倉

嘉祐間既有常平倉

置天禧四年詔益梓夔州荆又有廣惠廣濟倉賑恤

所以仁宗德澤洽於民三倉蓋有力至王荆公用事

常平廣惠量可以支給盡糶轉以為錢變而為青苗

取三分之息百姓遂不聊生廣惠之田賣盡熙寧二年制置

三司條例司言乞令河北京東淮南轉運司施行常

平廣惠倉出納乃預備之法廣惠倉斛斗除依律合

又老疾乞丐人據數量苗其餘並令常平倉監官通

管一般轉易其兩倉見錢依陝西出使青苗錢例每

於夏秋未熟以前召人戶請領令隨稅送納斛斗內

有願請本色斛斗或納時價貴願納見錢皆聽仍於

京東淮南河西三路先行此雖得一時之利要之竟

無根底元祐間雖復章惇又繼之三倉又壞論荒政

者不得不詳攷

救荒 二事

羅大經 五

宋皇祐間吳中大饑范文正公領浙西乃縱民競渡

與僚佐日出燕湖上諭諸守以荒歲價廉可大興土

木於是諸寺工作鼎新又新倉廩吏舍日夜千夫監

司劾奏杭州不卹荒政游宴興作傷財勞民公乃條

奏所以如此正欲發有餘之財以惠貧者使工技傭

力之人皆得仰食於公私不至轉徙填壑荒政之施

莫此為大是歲惟杭饑而不害○近時莆陽一寺規

建大塔工費鉅萬或告侍郎陳正仲曰當此荒歲寺

僧剝斂民財興無益之土木公為此邦之望盍白郡

井川和翁 卷之二 三
禁止之正仲笑曰子過矣建塔之役寺僧能自爲之乎莫非傭此邦之人爲之也歛之於富饒之家散之於貧窶之輩是小民藉此以得食而贏得一塔耳當此荒歲惟恐僧之不爲塔也子廼欲禁之乎

賑濟論

程頤

不制民之產無儲蓄之備饑而後發廩以食之廩有竭而饑者不可勝濟也今不暇論其本救目前之死亡惟有節則所及者廣常見今時州縣濟饑之法或給之米豆或食粥飯來者與之不復有辨中雖欲辨之亦不能也穀貴之時何人不願得食倉廩既竭則

殍死者在前無以救矣數年前一親戚爲郡守愛恤之心可謂至矣鷄鳴而起親視俵散官吏後至者必責怒之於是流民歌詠至者日衆未幾穀盡殍者滿道愚嘗憐其用心而嗤其不善處事救饑者使之免死而已非欲其豐肥也當擇寬廣之處宿戒使晨入至已則闔門不納午而後與之食申而之給米者午卽出日得一食則不死矣其力自能營一食者皆不來矣比之不擇而興當活數倍之多也凡濟饑當分兩處擇羸弱者作稀粥早晚兩給勿使至飽俟氣稍完然後一給弟一先營廣居處切不得令相枕籍如

井ノ禾給
卷之二
作粥須官負親嘗恐生及入石灰不給浮浪無此理也平日當禁游墮至其饑餓哀矜之一也

隋常平倉

隋志

開皇五年工部尚書襄陽縣公長孫平奏曰古者三年耕而餘一年之積九年作而有三年之儲雖水旱無災而人無菜色皆由勸導有方蓄積先備故也去年亢陽關內不熟陛下哀愍黎元甚於赤子運山東之粟置常平之官開發倉廩普加振賜少食之人莫不豐足鴻恩大德前古未比其強宗富室家道有餘者皆競出私財遞相調贍此乃風行草偃從化而然

但經國之理須存定式於是奏令諸州百姓及軍人勸課當社共立義倉收穫之日隨其所得勸課出粟及麥於當社造倉窖貯之即委社司執帳檢校每年收積勿使損敗若時或不熟當社有饑饉者即以此穀賑給自是諸州儲峙委積其後義倉貯在人間多有費損十五年詔曰本置義倉止防水旱百姓之徒不思久計輕爾費損於後乏絕又北境諸州異於餘處雲夏長靈鹽蘭豐鄯涼甘瓜等州所有義倉雜種並納本州若人有旱儉少糧先給雜種及遠年粟十六年正月又詔秦疊成康武文芳宥旭洮岷渭紀河

廓幽隴涇寧原敷丹延綏銀扶等州社倉並於當縣
安置二月又詔社倉准上中下三等稅上戶不過一
石中戶不過七斗下戶不過四斗

宋常平義倉

林駟

古今採荒之策多矣成周都鄙委積之政上也漢唐
常平義倉之法次也外此臨期起辦移民移粟最下
也噫激西江之水不足採涸轍之魚則捨一時濟用
之謀以圖三十年制用之法君子以為迂求三年之
艾以攻其疾苟為不畜終身不得則苟簡應變倉卒
就食君子以為踈遠則行濟時之策而為經久之圖

者其惟常平義倉歟且常平之法何始乎自李悝已
有平糴之說至壽昌始定常平之策此其始也厥後
罷於元帝復於顯宗隨罷隨復無有定制至于我朝
淳化二年京師置場有其法也景德三年諸路置倉
有所積也然增價以糴分命使臣減價以糴專分命
司農隨時遣用未有定職至熙寧以來提舉常平之
官始定焉夫祖宗之始置常平也出內庫之儲以為
糴本頒三司之錢以濟常平粒米狼戾之時民艱於
錢官則增價以入之菜色隱雷之日民乏於食官則
減價以出之夫何舉糴本而為青苗之錢鬻廣倉以

求二分之息伐桑易錘官帑厚矣如民貧何鬻田輸
官公家利矣如私害何此常平抹荒之實政壞矣義
倉之法何始乎自隋始置於鄉社至唐改置於州縣
此其始也厥後弛於永徽壞於神龍隨罷隨復亦無
定制至于我朝乾德創之未幾而罷元豐復之未幾
亦罷迨紹聖復以石輸五升大觀又以石輸一斗至
于今日而義倉輸官之法始定焉夫古人始置義倉
也自民而出自民而入豐凶有濟緩急有權名之以
義則寓至公之用置之於社則有自便之利夫何社
倉轉而縣倉民始不與而為官吏之移用縣倉轉而

郡倉民益相遠而為軍國之資官知其歛民知其散
民見其入未見其出此義倉之實政廢矣中興以來
講明荒政常平錢穀專委一司而無陷失之弊建民
騷繹置倉長灘已有杜倉之遺意天下豈有難革之
弊今日常平義倉之儲雖有美名本無實惠惟州縣
有侵借之患而支撥至有淹延之憂城邑近郊尚可
少濟鄉落小民瘡身從事彼知官長皂吏為何人一
旦藜藿不繼又安能扶持百里取糴於場以活其已
餓之莩哉是有之與無其理一也嗚呼孰知有甚者
焉常平出於官義倉出於民出於官者官自歛之官

自出之其弊雖不足以利民亦不至於病民出於民者民實出之官實歛之其弊不但民無給而官且病之文移星火指為常賦籬頭斛面重歛取羸噫可歎也愚謂民不必甚予特無取之足矣民不必甚利特無害之足矣平時奪其衣食之資一旦徒啖以濡沫之利樂歲不為蓋藏之地凶年始思啼饑之民何益哉寧願為不取蠶絲之尹鐸毋願為矯制擅發之汲黯寧願為催科政拙之陽城不願為發粟賑饑之韓韶則裕民實政隱於常平義倉之外昔邵先生有言諸賢能寬之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有官守者其勉

之

社倉記 二則

朱熹

建安五夫社倉記曰予惟成周之制縣都各有委積以待凶荒而隋唐所謂社倉者亦近古之良法也今皆廢矣獨常平義倉尚有古法之遺意然皆藏於州縣所恩不過市井惰游輩至於深山長谷力穡遠輸之民則雖饑餓頻死而不能及也又其為法太密使吏之避事畏法者視民之殍而不肯發往往全其封鏹遞相傳受或至累數十年不一訾省一旦甚不獲已然後發之則已化為浮埃聚壤而不可食矣夫以

荆川系編 卷之二
國家愛民之深其慮豈不及此然而未有所改者豈不以里社不能皆可任之人欲一聽其所為則恐其計私以害公欲謹其出入同於官府則鉤校靡密上下相遁其害又有甚於前所云者是以難之而有弗暇耳

金華社倉記曰抑凡世俗所以病乎此者不過以王氏之青苗為說耳以予觀於前賢之論而以今日之事驗之則青苗者其立法之本意故未為不善也但其給之也以金而不以穀其處之也以縣而不以鄉其職之也以官吏而不以鄉人士君子其行之也以聚歛亟疾之意而不以憐恤忠利之心是以王氏能行之於一邑而不能行之於天下子程子嘗極論之而卒不免悔其已甚而有激也

新刊唐荆川先生稗編卷之一百七 終

新刊唐荆川先生稗編卷之一百八

後學東海茅一相校

戶六

重農 錢穀

管仲 後同

桓公問管子曰請問乘馬管子對曰國無儲在令桓
 公曰何謂國無儲在令管子對曰二農之量壤百畝
 也春事二十五日之內桓公曰何謂春事二十五日
 之內管子對曰日至六十日而陽凍釋七十日而陰
 凍釋陰凍釋而秬稷百日不秬稷故春事二十五日
 之內耳今君立扶臺五衢之衆皆作若過春而不止

民失其二十五日則五衢之內阻棄之地也起一人之繇萬畝不舉起千人之繇十萬畝不舉春已失二十五日而尚有起夏作是春失其地夏失其苗秋起繇而無止此之謂國地數亡穀失其時君之衡藉而無止民食十五之穀則君已藉九矣有衡求弊焉此盜暴之所以起刑罰之所以衆也隨以之暴謂之內。戰桓公曰善哉策乘馬之數求盡也彼王者不奪民時故五穀興豐五穀興豐則士輕祿民簡賞彼善爲國者使農夫寒耕暑耘力歸於上女勤於織微而功歸於府者非怨民心傷民意高下之莢不得不然之

理也○管子曰一農不耕民或爲之飢一女不織民或爲之寒故事再其本則無賣其子者事三其本則衣食足事四其本則正藉給事五其本則遠近通死得藏今事不能再其本而上求之焉無止是使姦涂不可獨行遺財不可拘止隨之以法則是下艾民食三升則鄉有正食而盜食二升則里有正食而盜食一升則家有正食而盜今操不反之事而食四十倍之粟而求民之無失不可得矣且君朝令而求夕具者出其財無有者賣其衣履農夫糶其五穀三分賈而去是君朝令一怒布帛流越而之天下君求焉

而無止民無以待之走亡而棲山阜持戈之士顧不見親家族失而不分民走於中而士遁於外此不待戰而內敗○桓公問於管子曰衡有數乎管子對曰衡無數也衡者使物一高一下不得常固桓公曰然則衡數不可調耶管子對曰不可調調則澄澄則常常則高下不貳高下不貳則萬物不可得而使固桓公曰然則何以守時管子對曰夫歲有四秋而分有四時故曰農事且作請以什伍農夫賦租鐵此之謂春之秋大夏且至絲績之所作此之謂夏之秋而大秋成五穀之所會此之謂秋之秋大冬營室中女事

穀幣

管子曰虞國得策乘馬之數矣桓公曰何謂策乘馬之數管子曰百畝之夫子之策率二十七日爲子之春事資子之幣春秋子穀大登國穀之重去分謂農夫曰幣之在子者以爲穀而廩之州里國穀之分在上國穀之重再十倍謂遠近之縣里邑百官皆當奉器械備曰國無幣以穀准幣國穀之擴一切什九還

穀而應穀國器皆資無藉於民此有虞之筴乘馬也
○桓公問管子曰有虞筴乘馬已行矣吾欲主筴乘
馬爲之柰何管子對曰戰國脩其城池之功故其國
常失其地用王國則以時行也桓公曰何謂以時行
管子對曰出准之令守地用人筴故闔皆在上無求
於民霸國守分上分下游於分之間而用足王國守
始國用一不足則加一馬國用二不足則加二馬國
用三不足則加三馬國用四不足則加四馬國用五
不足則加五馬國用六不足則加六馬國用七不足
則加七馬國用八不足則加八馬國用九不足則加

九馬國用十不足則加十馬人君之守高下歲三分
十年則必有五年之餘若歲凶旱水洸民失本則脩
宮室臺榭以前無狗後無彘者爲庸故脩宮室臺榭
非麗其樂也以平國筴也今至於其亡筴乘馬之君
春秋冬夏不知時終始作功起衆立宮室臺榭民失
其本事君不知其失諸春筴又失諸夏秋之筴數也
民無糧賣子數矣猛毅之人淫暴貧病之民乞請君
行律度焉則民被刑僇而不從於主上此筴乘馬之
數亡也乘馬之准與天下齊准彼物輕則見泄重則
見歛此鬪國相泄輕重之家相奪也至於王貴則持

流而止矣桓公曰何謂持流管子對曰有一人耕而五人食者有一人耕而四人食者有一人耕而三人食者有一人耕而二人食者此齊力而功地田筴相負此國筴之時守也君不守以筴則民且守於上此國筴流已桓公曰乘馬之數盡於此乎管子對曰布織財物皆立其貲財物之貲與幣高下穀獨貴獨賤桓公曰何謂獨貴獨賤管子對曰穀重而萬物輕穀輕而萬物重公曰賤筴乘馬之數奈何管子對曰郡縣上腴之壤守之若干間壤守之若干下壤守之若干故相壤定藉而民不移振貧補不足下樂上故以

上壤之滿補下壤之衆彰四時守諸開闔民之不移也如廢方於地此之謂筴乘馬之數也○一人廩食十人得餘十人廩食百人得餘百人廩食千人得餘夫物多則賤寡則貴散則輕聚則重人君知其然故視國之羨不足而御其財物穀賤則以弊予食布帛賤則以弊予衣視物之輕重而御之以准故貴賤可調而君得其利前有萬乘之國而後有千乘之國謂之抵國前有千乘之國而後有萬乘之國謂之距國壤正方四面受敵謂之衢國以百乘衢處謂之託食之君子乘衢處壤削少半萬乘衢處壤削大半何謂

百乘衢處託食之君也夫以百乘衢處危懾圍阻千乘萬乘之間夫國之君不相中舉兵而相攻必以爲扞格蔽圍之用有功利不得鄉大臣死於外分壤而功列陳係纍獲虜分賞而録是壤地盡於功賞而稅藏殫於繼孤也是特名羅於爲君耳無壤之有處有百乘之守而實無尺壤之用故謂託食之君然則大國內歛小國用盡何以及此曰百乘之國官賦軌符乘四時之朝夕御之以輕重之准然後百乘可反也千乘之國封天財之所殖械噐之所出財物之所生視歲之滿虛而輕重其祿然後千乘可足也萬乘之

國守歲之滿虛乘民之緩急正其號令而御其大准然後萬乘可資也○桓公曰軌意安出管子對曰不陰據其軌者下制其上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某鄉田若干食者若干某鄉之女事若干餘衣若干謹行州里曰田若干人若干人衆田不度食若干曰田若干曰餘食若干必得軌程此調之泰軌也然後調立環乘之幣曰軌之有餘於其人食者謹置公幣焉大家衆小家寡山田間田曰終歲其食不足於其人若干則置公幣焉以滿其准重歲豐年五穀登謂高田之萌曰吾所寄幣於子者若干鄉穀之擴

若干請爲子什減三穀爲上幣爲下高田撫間田山
不被穀十倍山田以君寄幣振其不贍未淫泆一作失
也高田以時撫於主上坐長加十也女貢識帛苟合
於國奉者皆置而券之以鄉擴市准曰上無幣有穀
以穀准幣環國而應筭國奉決穀反准賦軌幣穀廩
重有加十謂大家委貲家曰上且隣循游入出若干
幣謂隣縣曰有實者皆勿左右不贍則且爲人馬假
其食民隣縣四面皆擴穀坐長而十倍上下令曰貲
家假幣皆以穀准幣直幣而庚之穀爲下幣爲上百
都百縣軌據穀坐長十倍環穀而應假幣國幣之九

在上—在下幣重而萬物輕歛萬物應之以幣幣在
下萬物皆在上萬物重十倍府官以市擴出萬物除
而止國軌布於朱刑據其已成乘令而進退無求於
民謂之國軌○桓公又問管子曰終身有天下而勿
失爲之有道乎管子對曰請勿施於天下獨施之於
吾國桓公曰此若言何也管子對曰國之廣狹壤之
肥瘠有數終歲食餘有數被守國者守穀而已矣曰
某縣之壤廣若干某縣之壤狹若干則必積委幣於
是縣州里受公錢泰秋國穀去參之一君下令謂郡
縣屬大夫里邑皆籍粟入若干穀重一也以藏於上

者穀國參分則二分在上矣秦春國穀倍重數也秦
夏賦穀以市擴民皆受上國以治田土秦秋田穀之
存予者若干今上歛國以幣民曰無幣以穀則民之
三有歸於上矣重之相因時之化舉無不爲國策君
用大夫之委以流歸於上君用民以時歸於君藏輕
出輕以重數也則彼安有自還之大夫獨委之彼諸
侯之穀十使吾國穀二十則諸侯穀歸於吾國矣諸
侯穀二十吾國穀十則吾國穀歸於諸侯矣故善爲
天下者謹守重流而天下不吾洩矣彼重之相歸如
水之就下吾國歲非凶也以幣藏之故國穀倍重故

諸侯之穀至也是藏一分以致諸侯之一分也利不
奪於天下大夫不得以富侈以重藏輕國常有十國
之策也故諸侯服而無止臣擴從而以志此以輕重
御天下之道也謂之數應○桓公問於管子曰請問
國會管子對曰君失大夫爲無伍失民爲失下故守
大夫以一縣之策守一縣以一鄉之策守一鄉以一
家之策守一家以一人之策桓公曰其會數柰何管
子對曰幣准之數一縣必有一縣中田之策一鄉必
有一鄉中田之策一家必有一家直人之用故不以
時守郡爲無與不以時守鄉爲無伍桓公曰行此柰

管子對曰王者藏於民霸者藏於大夫殘國亡家
藏於篋桓公曰何謂藏於民請散棧臺之錢散諸城
陽鹿臺之布散諸濟陰君下令於百姓曰民富君無
與貧民貧君無與富故賦無錢布府無藏財貲藏於
民歲豐五穀登五穀大輕穀買去上歲之分以幣據
之穀爲君幣爲下國幣盡在下幣輕穀重上分上歲
之二分在下下歲之二分在上則二歲者四分在上
則國穀之一分在下國三倍重邦布之籍終歲十錢
人家受食十畝加十是一家十戶也出於國穀筴而
藏於幣者也以國幣之分復布百姓四緘國穀三在

上一在下復筴也大夫聚壤而封積實而驕上請奪
之以會桓公曰何謂奪之以會管子對曰粟之三分
在上謂民萌皆受上粟度君藏焉五穀相靡而重去
什三爲餘以國幣穀准反行大夫無什於重君以幣
賦祿什在上君出穀什而去七君歛三上賦七散振
不資者仁義也五穀相靡而輕數也以鄉重而籍國
數也出實財散仁義萬物輕數也乘時進退故曰王
者乘時聖人乘易桓公曰善○桓公問管子曰請問
幣乘馬管子對曰始取夫三大夫之家方六里而一
乘二十七人而奉一乘幣乘馬者方六里田之惡美

若干穀之多寡若干穀之貴賤若干凡方六里用幣若干穀之重用幣若干故幣乘馬者布幣於國幣爲一國陸地之數謂之幣乘馬桓公曰行幣乘馬之數奈何管子對曰士受資以幣大夫受以邑幣人馬受食以幣則一國之穀貨在上幣貨在下國穀什倍數也萬物財物去什二筴也皮革筋角羽毛竹箭噐械財物苟合于國噐君用者皆有矩券於上君實鄉州藏焉曰某月某日苟從貴者鄉決州決故曰就庸一月而決國筴出於穀軌國之筴貨幣乘馬者也今刀布藏於官府巧幣萬物輕重皆在賈之彼幣重而萬

物輕幣輕而萬物重彼穀重而穀輕人君操穀幣金衡而天下可定也此守天下之數也○桓公問於管子曰陰山之馬具駕者千乘馬之平賈萬也金之平賈萬也吾有伏金千斤爲此奈何管子對曰君請使與正籍者皆以幣還於金吾至四萬此一爲四矣吾非埏埴搖鑪磬而立黃金也今黃金之重一爲四者數也珠起於赤野之末光黃金起於汝漢水之右衢玉起於禺氏之邊山此度去周七千八百里其塗遠其至阨故先王度用其重而因之珠玉爲上幣黃金爲中幣刀布爲下幣先王高下中幣制下上之用百

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五十里一日定慮二日定載三日出境五日而反百乘之制輕重毋過五日百乘為耕田萬頃為戶萬戶為開口十萬人為當分者萬人為輕車百乘為馬四百匹千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百五十餘里二日定慮三日定載五日出境十日而反千乘之制輕重毋過一旬千乘為耕田十萬頃為戶十萬戶為開口百萬人為當分者十萬人為輕車千乘為馬四千匹萬乘之國中而立市東西南北度五百里三日定慮五日定載十日出境二十日而反萬乘之制輕重毋過二旬萬乘為

耕田百萬頃為戶百萬戶為開口千萬人為當分者百萬人為輕車萬乘為馬四萬匹○桓公曰輕重之數國准之分吾已得而聞之矣請問用兵奈何管子對曰五戰而至於兵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請戰○衡戰○准戰○流戰○權戰○勢戰○此所謂五戰而至於兵者也桓公曰善○桓公欲賞死事之後曰吾國者衢處之國饋食之都虎狼之所棲也今每戰輿死扶傷如孤荼首之孫印傳戰之寶吾無由予之為之奈何管子對曰吾國之豪家遷封食邑而居者君章之以物則物重不章以物則物輕守之以物則物重不

守以物則物輕故遷封食邑富商蓄賈積餘藏羨時蓄之家此吾國之豪也故君請縞素而就士室朝功臣世家遷封食邑積餘藏羨時蓄之家曰城脆致衝無委致圍天下有慮齊獨不與其謀子大夫有五穀菽粟者勿敢左右請以平賈取之子與之定其券契之齒釜錕之數不得為侈弁馬困窮之民間而糴之釜錕無止遠通不推國粟之賈坐長而四十倍君出四十倍之粟以賑孤寡收貧病視獨老窮而無子者靡得相鬻而養之勿使赴於溝澮之中若此則士爭前戰為顏行不偷而為用與死扶傷死者過半此何

故也士非好戰而輕死輕重之分使然也○武王問於癸度曰賀獻不重身不親於君左右不足友不善於羣臣故不欲收稽戶籍而給左右之用為之有道乎癸度對曰吾國者衢處之國也遠結之所通游客蓄商之所道財物之所遵故苟入吾國之粟因吾國之幣然後載黃金而出故君請重重而衡輕輕運物而相因則國策可成故謹毋失其度未與民可治武王曰行事奈何癸度曰金出於汝漢之右衢珠出於赤野之末光玉出於禺氏之旁山此皆距周七千八百餘里其塗遠其至阨故先王度用於其重因以珠

王為上幣黃金為中幣刀布為下幣故先王善高下
 中幣制下上之用而天下足矣○桓公曰請問壤數
 管子對曰河塏諸侯畝種之國也音責山諸侯之國
 也河塏諸侯常不勝山諸侯之國者豫戒者也桓公
 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夫河塏諸侯畝種之國
 也故國衆多而不理固不得有至於山諸侯之國則
 歛蔬藏菜此之謂豫戒桓公曰壤數盡於此乎管子
 對曰未也昔狄諸侯畝種之國也故粟十鍾而鎰金
 程諸侯山諸侯之國也故粟五釜而鎰金故狄諸侯
 十鍾而不得傳戟程諸侯五釜而得傳戟十倍而不

足或五分而有餘者通於輕重高下之數國有十歲
 之蓄而民食不足者皆以其事業望君之祿也君有
 山海之財而民用不足者皆以其事業交接於上者
 也故租籍君之所宜得也正籍者君之所強求也亡
 君廢其所宜得而歛其所強求故下怨上而今不行
 民奪之則怒予之則喜民情固然先王知其然故見
 予之所不見奪之理故五穀粟米者民之司命也黃
 金刀布者民之通貨也先王善制其通貨以御其司
 命故民力可盡也

利權

利出於一孔者其國無敵出二孔者其兵不詘出三孔者不可以舉兵出四孔者其國必亡先王知其然故塞民之養隘其利途故予之在君奪之在君貧之在君富之在君故民之戴上也如日月親君若父母此將為國不通於輕重不可為籠以守民不能調通民利不可以語制為大治是故萬乘之國有萬金之賈千乘之國有千乘之賈然者何也國多失利則臣不盡其忠士不盡其死矣歲有凶穰故穀有貴賤今有緩急故物有輕重然而人君不能治故使蓄賈游市乘民之不給百倍其本分地若一彊者能守分財也

一智者能收智者有十倍人之功愚者有不廢也償也本之事然而人君不能調故民有相百倍之生也夫民富則不可以祿使也貧則不可以罰威也法令之不行萬民之不治貧富之不齊也○且君引鋸籌也量用耕田發草上得其數矣民人所食人有若干步畝之數矣計本量委則足矣然而民有饑餓不食者何也穀有所藏也人君鑄錢立幣民庶之通施也人有若干百千之數矣然而人事不及用不足者何也利有所并也然則人君非能散積聚鈞羨不足分并財利而調民事也則君雖彊本趣耕而自為鑄幣而無已

乃今使民下相役耳惡能以為治乎○歲適美則市糶無予而狗彘食人食歲適凶則市糶釜十繼而道有餓民然則豈壤力固不足而食固不贍也哉夫往歲之糶賤狗彘食人食故來歲之民不足也物適賤則半力而無予民事不償其本物適貴則什倍而不可得民失其用然則豈財物固寡而本委不足也哉夫民利之時失而物利之不平也故善者委施於民之所不足操事於民之所有餘夫民有餘則輕之故人君歛之以輕民不足則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歛積之以輕散行之以重故君必有十倍之利而財之

擴可得而平也○凡輕重之大利以重射輕以賤泄平萬物之滿虛隨財准平而不變衡絕則重見人君知其然故守之以准平使萬室之都必有萬鍾之藏藏繼千萬使千室之都必有千鍾之藏藏繼百萬春以奉耕夏以奉耘耒耜械器種饌糧食畢取贍於君故大賈蓄家不得豪奪吾民矣然則何君養其本謹也春賦以歛繒帛夏貸以收秋實是故民無廢事而國無失利也○夫以室廡藉謂之毀成以畜籍謂之止生以田畝籍謂之禁耕以正人藉謂之離情以正戶籍謂之養羸五者不可畢用故王者偏行而不盡

也故天子籍於幣。諸侯籍於食。中歲之穀糶石十錢。大男食四石。月有四十之籍。大女食三石。月有三十之籍。吾子食二石。月有二十之籍。歲凶穀貴糶石二十錢。則大男有八十之籍。大女有六十之籍。吾子有四十之籍。是人君非發號令收檀而戶籍也。彼人君守其本委謹而男女諸君吾子無不服籍者也。○桓公問管子曰。請問權數。管子對曰。天以時為權。地以財為權。人以力為權。君以令為權。失天之權。則人地之權亡。桓公曰。何為失天之權。則人地之權亡。管子對曰。湯七年旱。禹五年水。民之無檀也。賣子者。湯以

莊山之金鑄幣而贖民之無檀。賣子者。禹以歷山之金鑄幣而贖民之無檀。賣子者。故天權失。人地之權皆失也。故王者歲守十分之參。三年與少半成。歲三十一年而藏。十一年與少半藏。參之一。不足以傷民。而農夫敬事力作。故天毀地凶。旱水決。民無入於溝壑。乞請者也。此守時以待天權之道也。桓公曰。善。○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富本而豐五穀。可乎。管子對曰。不可。夫本富而財物衆。不能守則稅於天下。五穀興豐。巨錢而天下貴。則稅於天下。然則吾民常為天下虜矣。夫善用本者。若以身濟於大海。觀風之所起。

天下高則高天下下則下天高我下則財利稅於天下矣○桓公問於管子曰請問大准管子對曰大准者天下皆制我而無我焉此謂大准桓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今天下起兵加我臣之能謀厲國定名者割壤而封臣之能以車兵進退成功立名者割壤而封然則是天下盡封君之臣也非君封之也天下已封君之臣十里矣天下每動重封君之民二十里君之民非富也鄰國富之鄰國每動重富君之民貧者重貧富者重富大准之數也桓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今天下起兵加我民棄其耒耜出持戈於外然則

國不得耕此非天凶也此人凶也君朝令而夕求具民肆其財物與其五穀為離厭分而去賈人受而廩之然則國財之一分在賈人師罷民反其事萬物反其重賈人出其財物國幣之少分廩於賈人若此則幣重三分財物之輕重三分賈人市於三分之間國之財物盡在賈人而君無筴焉民吏相制君無有事焉此輕重之大准也管子曰人君操本民不得操末人君操始民不得操卒其在塗者籍之於衢塞其在穀者守之春秋其在萬物者立貲而行故物動則應之故豫奪其塗則民無遵君守其流則民失其高故

守四方之高下國無游賈貴賤相當此謂國衡以利
相守則數歸於君矣○管子曰善為國者如金石之
相舉重鈞則金傾故治權則勢重治道則勢羸今穀
重於吾國輕於天下則諸侯之自泄如原水之就下
故物重則至輕則去有以重至而輕處者我動而錯
之天下即已於我矣物藏則重發則輕散則多幣重
則民死利幣輕則決而不用故輕重調於數而止五
穀者民之司命也刀幣者溝瀆也號令者徐疾也今
重於寶社稷重於親戚胡謂也對曰夫城郭拔社稷
不血食無生臣親沒之後無死子此社稷之所重於

親戚者也故有城無人謂之守平虛有人而無甲兵
而無食謂之與禍居○桓公問於管子曰國准可得
聞乎管子對曰國准者視時而立儀桓公曰何謂視
時而立儀對曰黃帝之王謹逃其爪牙有虞之王枯
澤童山夏后之王燒增藪焚沛澤不益民之利殷人
之王諸侯無牛馬之牢不利其器周人之王官能以
備物五家之數殊而之一也桓公曰然則五家之數
籍何者為善也管子對曰燒山林破增藪焚沛澤猛
獸衆也童山竭澤者君智不足也燒增藪焚沛澤不
益民利逃械器閉智能者輔已者也諸侯無牛馬之

牢不利其器者曰淫器而一民心者也以人御人逃
戈刃高仁義乘天固以安已者也五家之數殊而用
一也○桓公曰今當時之王者立何而可管子對曰
請兼用五家而勿盡桓公曰何謂管子對曰立祈祥
以固山澤立械器以使萬物天下皆利而謹操重筴
童山竭澤益利搏流出山金立幣存菹丘立駢牢以
爲民饒彼菹菜之壤非五穀之所生也乘鹿牛馬之
地春秋賦生殺老立施以守五穀此以無用之壤減
民之贏五家之數皆用而勿盡○桓公憂北郭民之
貧召管子而問曰北郭者蓋屨屨之阡也以唐園爲

本利爲此有道乎管子對曰請以令禁百鍾之家不
得事鞦韆千鍾之家不得爲唐園去市三百步者不得
樹葵菜若此則空聞有以相給資則北郭之阡有所
讎其手搔之功唐園之利故有十倍之利○管子曰
萬乘之國必有萬金之賈千乘之國必有千金之賈
百乘之國必有百金之賈非君之所賴也君之所與
故爲人君而不審其號令則中一國而二君二王也
桓公曰何謂一國而二君二王也管子對曰今君之
籍取以正萬物之賈輕去其分皆入於商賈此中一
國而二君二王故賈人乘其弊以守民之時貧者失

其財是重貧也農失其五穀是重竭也故為人君而不能謹守其山林菹澤草菜不可以立為天下王桓公曰此若言何謂也管子對曰山林菹澤草菜者新蒸之所出犧牲之所起也故使民求之使民籍之因以給之私愛之於民若弟之與兄子之與父也然後可以通財交殷也故請取君之游財而邑里布積之陽春蠶桑且至請以給其口食簡曲之彊若此則絳絲之籍去分而歛矣且四方之不至六時制之春日俾耜次日獲麥次日薄芋次日樹麻次日絕菹次日大雨且至趣芸壅培六時制之臣給至於國都善者

鄉因其輕重守其委廬故事至而不妄然後可以立為天下王○桓公問於管子曰今欲調高下分并財散積聚不然則世且并兼而無止蓄餘藏羨而不息貧賤鰥寡獨老不與得焉散之有道分之有數乎管子對曰唯輕重之家為能散之耳請以令輕重之家桓公曰諾東車五乘迎癸乙於周下原桓公問四因與癸乙管子審戚相與四坐桓公曰請問輕重之數癸乙曰重籍其民者失其下數欺諸侯者無權與管子差肩而問曰吾不籍吾民何以奉車革不籍吾民何以待鄰國癸乙曰唯好心為可耳夫好心則萬物

通萬物通則萬物運萬物運則萬物賤萬物賤則萬物可因知萬物之可因而不知者奪於天下奪於天下者國之大賊也桓公曰請問好心萬物之可因癸乙曰有餘富無餘乘者責之卿諸侯足其所不賂其游者責之令大夫若此則萬物通萬物通則萬物運萬物運則萬物賤萬物賤則萬物可因矣故知三雉同莢者能為天下不知三雉之同莢者不能為天下故申之以號令抗之以徐疾也民乎其歸我若流水此輕重之數也○桓公問於管子曰今傳戟十萬薪菜之靡日虛十里之衍頓戰一朝而靡弊之用日去

千金之積久之且何以待之管子對曰粟賈平四十則金賈四千粟賈金四十則鍾四百也十鍾四千也二十鍾者為八千也金賈四千則二金中八千也然則一農之事終歲耕百畝百畝之收不過二十鍾一農之事乃中二金之財耳故粟重黃金輕黃金重而粟輕兩者不衡立故善者重粟之賈金四百則是鍾四千也十鍾四萬二十鍾者八萬金賈四千則是十金四萬也二十金者為八萬故發號出令曰一農之事有二十金之筴然則地非有廣狹國非有貧富也通於發號出令審於輕重之數然○桓公曰天下之

朝夕可定乎管子對曰終身不定桓公曰其不定之
說可得聞乎管子對曰地之東西二萬八千里南北
二萬六千里天子中立國之四面面萬有餘里民
之入正籍者亦萬有餘里故有百倍之力而不至者
有十倍之力而不至者有倪而是者則遠者疏疾怨
上邊境諸侯受君之怨民與之爲善缺然不朝是天
子塞其塗熟穀者去天下之可得而霸桓公曰行事
奈何管子對曰請與之立壤列天下之旁天子中立
地方千里兼霸之壤三百有餘里此諸侯度百里負
海子男者度七十里若此則如曾之使臂臂之使指

也然則小不能分於民推徐疾羨不足雖高下不爲
君憂夫海出涕無止山生金木無息草木以時生器
以時靡弊涕水之監以日消終則有始與天壤爭是
謂立壤列也○管子曰泉雨五尺其君必辱食稱之
國必亡待五穀者衆也故樹木之勝霜露者不受令
於天家足其所者不從望人故奪然後予高然後下
喜然後怒天下可舉○桓公曰強本節用可以爲存
乎管子對曰可以爲益愈而未足以爲存也昔者紀
氏之國強本節用者其五穀豐滿而不能理也四流
而歸於天下若是則紀氏其強本節用適足以使其

民穀盡而不能理為天下虜是以其國亡而身無所
處故可以益愈而不足以為存故善為國者天下下
我高天下輕我重天下多我寡然後可以朝天下○
桓公曰齊西水潦而民饑齊東豐庸而糶賤欲以東
之賤被西之貴為之有道乎管子對曰今齊西之粟
釜百泉則斗二升八二十也齊東之粟釜十泉則
鎰二錢也請以令籍入三十泉得以五穀菽粟決其
籍若此則齊西出三斗而決其籍齊東出三釜而決
其籍然則釜十之粟皆實於倉廩西之民饑者得食
寒者得衣無食者予之陳無種者予之新若此則東

西之相彼遠近之準平矣○桓公曰衡數吾已得聞
之矣請問國準管子對曰孟春且至溝瀆阮而不遂
谿谷報上之水不安於藏內毀室屋壞墻垣外傷田
野殘禾稼故君謹守泉金之謝物且為之舉大夏惟
蓋衣幕之奉不給謹守泉布之謝物且為之舉大秋
甲兵求繕弓弩求絃謹絲麻之謝物且為之舉大冬
任甲兵糧食不給黃金之賞不足謹守五穀黃金之
謝物且為之舉已守其謝富商蓄賈不得如故此之
謂國準

利術

桓公問管子曰輕重在施之矣筴盡於此乎管子曰未也將御神用窳桓公曰何謂御神用窳管子對曰北郭有掘闕而得龜者此檢數百里之地也桓公曰何謂得龜百里之地管子對曰北郭之得龜者令過之平盤之中君請起十乘之使百金之提命北郭得龜之家曰賜若服中大夫曰東海之子類於龜託舍於若賜若大夫之服以終而身勞若以百金之是龜也為無貲而藏諸秦臺一日而疊之以四牛立寶曰無貲還四年伐孤竹丁氏之家粟可食三軍之師行五月召丁氏而命之曰吾有無貲之寶於此吾今將有

大事請以寶為質於子以假子之邑粟丁氏北鄉再拜入粟不敢受寶質桓公命丁氏曰寡人老矣為子者不知此數終受吾質丁氏歸華築室賦籍藏龜革也賦敷也籍席也還四年伐孤竹謂丁氏之粟中食三軍五月之食桓公立貢數文行中七年龜中四千金黑白之子當千金凡貢制中二齊之壤筴也用貢國危出寶國安行流○桓公曰何謂流管子對曰物有豫則君失筴而民失生矣故善為天下者操於二豫之外桓公曰何謂二豫之外管子對曰萬乘之國不可以無萬金之蓄飾千乘之國不可以無千金之蓄飾百

乘之國不可以無百金之蓄飾以此與今進退此之
 謂乘時○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守國財而毋稅於
 天下而外因天下可乎管子對曰可夫水激而流渠
 今疾而物重先王理其號今之徐疾內守國財而外
 因天下矣桓公問於管子曰其行事奈何管子對曰
 夫昔者武王有巨橋之粟貴糴之數桓公曰為之奈
 何管子對曰武王立重泉之戍今日民自有百穀之
 粟者不行民舉所最聚也粟以避重泉之戍而國穀二
 什倍巨橋之粟亦二什倍武王以巨橋之粟二十倍
 而市繒帛軍五歲母籍衣於民以巨橋之粟二十倍

而衡黃金百萬終身無籍於民准衡之數也○桓公
 曰自燧人以來其大會可得而聞乎管子對曰燧人
 以來未有不以輕重為天下也共工之王水處什之
 七陸處十之三乘天勢以隘制天下至於黃帝之王
 謹逃其爪牙不利其器燒山林破增藪焚沛澤逐禽
 獸實以益人然後天下可得而牧也至於堯舜之王
 所以化海內者北用禺氏之玉南貴江漢之珠其勝
 禽獸之仇言逐禽獸如從仇讐以大夫隨之桓公曰何謂也管
 子對曰今諸侯之子將委質者皆以雙武之皮卿大
 夫豹帥列大夫豹幘大夫散其邑粟與其財物以市

并川和經 卷之三百八
武豹之皮故山林之人刺其猛獸若從親戚之仇此君冤服於朝而猛獸勝於外大夫已散其財物萬人得受其流此堯舜之數也○桓公曰輕重有數乎管子對曰輕重無數物發而應之間聲而乘之故謂國不能來天下之財致天下之民則國不可成桓公曰何謂來天下之財管子對曰昔者桀之時女樂三萬人端諛晨樂聞於三衢是無不服文繡衣裳者伊尹以薄之游女工文繡纂組一純得粟百鍾於桀之國夫桀之國天下之國也桀無天下憂飾婦女鍾鼓之樂故伊尹得其粟而奪之流此之謂來天下之財桓

公曰何謂致天下之民管子對曰請使州有一掌里有積五筭民無以與正籍者予之長假死而不葬者予之長度饑者得食寒者得衣死者得葬不資者得振則天下之歸我者若流水此之謂致天下之民故聖人善用非其有使非其人動言搖辭萬民可得而親桓公曰善○桓公問管子曰夫湯以七十里之薄兼桀之天下其故何也管子對曰桀者冬不為杠夏不為束柎以觀凍溺施牝虎充市以觀其驚駭至湯而不然夷競而積粟饑者食之寒者衣之不資者振之天下歸湯若流水此桀之所以失其天下也桓公

曰桀使湯得爲是其故何也管子曰女華者桀之所
愛也湯事之以千金曲逆者桀之所善也湯事之以
千金內則有女華之陰外則有曲逆之陽陰陽之議
合而得成其天子此湯之陰謀也○桓公曰皮幹筋
角之徵甚重重籍於民而貴市之皮幹筋角非爲國
之數也管子對曰請以令高杠柴池使東西不相睹
南北不相見桓公曰諾行事期年而皮幹筋角之徵
去分民之籍去分桓公召管子而問曰此何故也管
子對曰杠池平之時夫妻服輦輕至百里今高杠柴
池東西南北不相睹天酸然雨十人之力不能上廣

澤遇雨十人之力不可得而恃夫舍牛馬之力所無
因牛馬絕罷而相繼死其所者相望皮幹筋角徒予
人而莫之取牛馬之賈必坐長而百倍天下聞之必
離其牛馬而歸齊若流故高杠柴池所以致天下牛
馬而損民之籍也道若祕云物之所生不若其所聚
○桓公曰弓弩多匡軫者而重籍於民奉繕工而使
弓弩多匡軫者其故何也管子對曰鵝鶩之舍近鵝
鷄鶩之通遠鵝鶩之所在君請式璧而聘之桓公
曰諾行事期年而上無闕者前無趨人三月解匄弓
弩無匡軫者召管子而問曰此何故也管子對曰鵝

鷓之所在君式璧而聘之菹澤之民聞之越平而射
遠非十鈞之弩不能中鷓鷯鵠十鈞之弩不得策
撤不能自正故三月解弮而弓弩無匡輟者此何故
也以其家習其所也○桓公曰天下之國莫強於越
今寡人欲北舉事孤竹離枝恐越人之至爲此有道
乎管子對曰君請遏原流大夫立池沼令以矩游爲
樂則越人安敢至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
令隱山川立負都立大舟之都大身之都有深淵壘
十仞令曰能游者賜千金未能用金千齊民之游水
不避吳越桓公終北舉事於孤竹離枝越人果至隱

曲蓄以水齊管子有扶身之士五萬人以待戰於曲
蓄大敗越人此之謂水豫○管子曰漣然擊鼓士忿
怒鎗然擊金士帥然莢桐鼓從之與死扶傷爭進而
無止口滿用手滿錢非大父母之仇也重祿重賞之
所使也故軒冕立於朝爵祿不隨臣不爲忠中軍行
戰委予之賞不隨士不死其列陳然則是大臣執於
朝而立陳之士執於賞也故使父不得子其子尤不
得弟其弟妻不得有其夫唯重祿重賞爲然耳故不
遠道里而能威絕域之民不險山川而能服有恃之
國發若雷霆動若風雨獨出獨入莫之能圍○桓公

曰四夷不服恐其逆政游於天下而傷寡人寡人之
行爲此有道乎管子對曰吳越不朝珠象而以爲幣
乎發朝鮮不朝請文皮冠服而以爲幣乎禺氏不朝
請以白璧爲幣乎崑崙之虛不朝請以璆琳琅玕爲
幣乎故夫握而不見於手含而不見於口而辟千金
者珠也然後八千里之吳越可得而朝也一豹之皮
容金而金也然後八千里之發朝鮮可得而朝也懷
而不見於抱挾而不見於掖而辟千金者白璧也然
後八千里之禺氏可得而朝也簪餌而辟千金者璆
琳琅玕也然後八千里之崑崙之虛可得而朝也故

物無主事無接遠近無以相因則四夷不得而朝矣
○管子復入桓公曰終歲之租金四萬二千斤請以
一朝素賞軍士桓公曰諾以令至鼓期於秦舟之野
期軍士桓公乃即壇而立審威鮑叔隰朋易牙賓胥
無皆差肩而立管子執坫而揖軍士曰誰能陷陳破
衆者賜之百金三問不對有一人秉劍而前問曰幾
何人之衆也管子曰千人之衆千人之衆臣能陷之
賜之百金管子又曰兵接弩張誰能得卒長者賜之
百金問曰幾何人卒之長也管子曰千人之長千人
之長臣能得之賜之百金管子又曰誰能聽旌旗之

所指而得執將首者賜之千金言能得者壘千人賜
之人千金其餘言能外斬首者賜之人十金一朝素
賞四萬二千金廓然虛桓公惕然太息曰吾曷以職
此管子對曰君勿患且使外爲名於其內鄉爲功於
其親家爲德於其妻子若此則士必爭名報德無比
之意矣吾舉兵攻破其軍并其地則非特四萬二千
金之利也五子曰善桓公曰諾乃誠大將曰百人之
長必爲之朝禮十人之長必拜而送之降兩級其有
親戚者必遺之酒四石肉四鼎其無親戚者必遺其
妻子酒三石肉三鼎行教半歲父教其子兄教其弟

妻諫其夫曰見其若此其厚而不死列陳可以反於
鄉乎桓公終舉兵攻萊戰於莒必市里鼓旗未相望
衆少未相知而萊人大遁故遂破其軍兼其地而虜
其將故未列地而封未出金而賞破萊軍并其地兼
其君此素賞之計也○桓公曰曲防之戰民多假貸
而給上事者寡人欲爲之山路爲之奈何管子對曰
請以令令富商蓄賈百符而一無有者取於公家若
此則馬必坐長而百倍其卒矣是公家之馬不離其
牧皂而曲防之戰賂足矣○桓公問於管子曰崇弟
蔣弟丁惠之功世吾歲罔寡人不得籍斗升馬去菹

菜鹹鹵斥澤山間墾墾不爲用之壤寡人不得籍斗
升焉去一列稼緣封十五里之原強耕而自以爲落
其民寡人不得籍斗升焉則是寡人之國五分而不
能操其二是有萬乘之號而無千乘之用也以是與
天下提衡爭秩於諸侯爲之有道乎管子對曰唯籍
於號令爲可耳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
發師置屯籍農十鍾之家不行百鍾之家不行千鍾
之家不行行者不能十之一千之十而困窮之數皆
見於上矣君案困窮之數令之曰國貧而不用足請
以平價取之子皆案困窮而不能挹損焉君直幣之

輕重以決其數使無券契之責則積藏困窮之粟皆
歸於君矣故九州無敵竟上無患令曰罷師歸農無
所用之管子曰天下有兵則積藏之粟足以備其糧
天下無兵則以賜貧賤若此則菹菜鹹鹵澤斥山間
墾墾之壤無不發草此之謂籍於號令○管子曰滕
魯之粟釜百則使吾國之粟釜千滕魯之粟四流而
歸我若下深谷者非歲凶而民饑也辟之以號令引
之以徐疾施平其歸我若流水○桓公曰吾欲殺正
商賈之利而益農夫之事爲此有道乎管子對曰粟
重而萬物輕粟輕而萬物重兩者不衡立故殺正商

賈之利而益農夫之事則請重粟之價金三百若是則田野大辟而農夫勸其事矣桓公曰重之有道乎管子對曰請以令與大夫城藏使卿諸侯藏千鍾令大夫藏五百鍾列大夫藏百鍾富商蓄賈藏五十鍾內可以為國委外可以益農夫之事桓公曰善下令卿諸侯令大夫城藏農夫辟其五穀三倍其賈則正商失其事而農夫有百倍之利矣○桓公曰皮幹筋角竹箭毛羽齒革不足為此有道乎管子曰惟曲衡之數為可耳桓公曰行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為諸侯之商賈立客舍一乘者有食三乘者有芻菽

乘者有伍養天下之商賈歸齊若流水○桓公曰寡

人欲西朝天子而賀獻不足為此有數乎管子對曰

請以令城陰里齊地也使其墻三重而門九襲因使玉

人刻石而為壁尺者萬泉八寸者八千七寸者七千

珪中四千瑗中五百璧之數已具管子西見天子曰

敝邑之君欲率諸侯而朝先王之廟觀於周室請以

令使天下諸侯朝先王之廟觀於周室者不得以

彤弓石璧不以彤弓石璧者不得入朝天子許之曰

諾號令於天下天下諸侯載黃金珠玉五穀支采布

帛輸齊以收石璧石璧流而之天下天下財物流而

之齊故國八歲而無藉陰里之謀也○桓公曰天子之養不足號令賦於天下則不信諸侯爲此有道乎管子對曰江淮之間有一茅而三脊每至其本名之曰菁茅請使天子之吏環封而守之夫天子則封於泰山禪於梁父號令天下諸侯曰諸從天子封於泰山禪於梁父者必抱菁茅一束以爲禪籍不如令者不得從天子下諸侯載其黃金爭秩而走江淮之菁茅坐長而十倍其賈一束而百金故天子三日卽位天下之金四流而歸周若流水故周天子七年不求賀獻者菁茅之謀也○龍鬪於馬請之陽牛山之陰

管子入復於桓公曰天使使者臨君之郊請使大夫初飭左右玄服天之使者乎天下聞之曰神哉齊桓公天使使者臨其郊不待舉兵而朝者八諸侯此乘天威而動天下之道也故智者役使鬼神而愚者信之○桓公終神管子入復桓公曰地重投之哉兆國有慟風重投之哉兆國有槍星其君必辱國有彗星必有流血浮丘之戰彗之所出必服天下之讎今彗星見於齊之分請以今朝功臣世家號令於國中曰彗星出寡人恐服天下之讐請有五穀收粟布帛文采者皆勿敢左右國且有大事請以平賈取之功臣

之家人民百姓皆獻其穀菽粟泉金歸其財物以佐君之大事此謂乘天嗇而求民鄰財之道也○桓公曰大夫多并其財而不出腐朽五穀而不散管子對曰請以令召城陽大夫而請之桓公曰何哉管子對曰城陽大夫嬖寵被絺綌鷺鷥舍餘糝齊鍾鼓之聲吹笙箎同姓不入伯叔父母遠近兄弟皆寒而不得衣饑而不得食子欲盡忠於寡人能乎故子毋復見寡人滅其位杜其門而不出功臣之家皆爭發其積藏出其資財以予其遠近兄弟以爲未足又收國中_之貧病孤獨老不能自食之萌皆與得焉故桓公推

仁立義功臣之家兄弟相滅骨肉相親國無饑民此之謂繆數○桓公曰崢丘之戰民多稱貸負子息以給上之急度上之求寡人欲復業產此何以洽管子對曰惟繆數爲可耳桓公曰諾今左右州曰表_也稱_也貸之家皆壘白其門而高其閭州通之師執析筭曰君且使使者桓公使八使者式璧而聘之以給鹽菜之用稱貸之家皆齊首稽顙而問曰何以得此也使_者曰君令曰寡人聞之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也寡人有崢丘之戰吾聞子假貸吾貧萌使有以給寡人之急度寡人之求使吾萌春有以俾耜夏有以決

芸而給上事子之力也是以式壁而聘子以給鹽菜
之用故子中民之父母也稱貸之家皆析其券而削
其書發其積藏出其財物以振貧病分其故貲故國
中大給崢丘之謀也此之謂繆數○桓公曰四郊之
民貧商賈之民富寡人欲殺商賈之民以益四郊之
民爲之奈何管子對曰請以令決瓊洛之水通之杭
莊之間桓公曰諾行令未能一歲而郊之民殷然益
富商賈之民廓然益貧桓公召管子而問曰此其故
何也管子對曰決瓊洛之水通之杭莊之間則屠酤
之汁肥流水則蠶氓巨雄翡翠小鳥皆歸之宜昏飲

此水上之樂也賈人蓄物而賣爲讐買爲取市未央
畢而委舍其守列投蠶地巨雄新冠五尺請挾彈懷
丸游水上彈翡翠小鳥被於暮故賤賣而貴買四郊
之民賣賤何爲不富哉商賈之人何爲不貧乎桓公
曰善○桓公曰五衢之民衰然多衣敝而屨穿寡人
欲使帛布絲纈之賈賤爲之有道乎管子曰請以令
沐途旁之樹枝使無尺寸之陰桓公曰諾行令未能
一歲五衢之民皆多衣帛完屨桓公召管子而問曰
此其何故也管子對曰途旁之樹未沐之時五衢之
民男女相好往來之市者罷市相睹樹下談語終日

不歸男女當壯扶輦推輿相睹樹下戲笑超距終日
不歸父兄相睹樹下論議玄語終日不歸是以田不
發五穀不播蔴桑不種蠶縷不治內嚴一家而三不
歸則帛布絲纊之賈安得不貴桓公曰善○桓公曰
糶賤寡人恐五穀之歸於諸侯寡人欲為百姓萬民
藏之為此有道乎管子曰今者夷吾過市有新成困
京者二家君親式壁而聘之桓公曰諾行令半歲萬
民間之舍其作業而為困京以藏菽粟五穀者過半
桓公問管子曰成困京者二家君式壁而聘之名顯
於國中國中莫不聞是民上則無功顯名於百姓也

功立而名成下則實其困京上以給上為君一舉而
名實俱在也民何為也○桓公曰魯梁之於齊也千
穀也逢螿也齒之有脣也今吾欲下魯梁何行而可
管子對曰魯梁之民俗為綈公服綈令左右服之民
從而服之公因令齊勿敢為必仰於魯梁則是魯梁
釋其農事而作綈矣桓公曰諾即為服於泰山之陽
十日而服之管子告魯梁之賈人曰子為我致綈千
匹賜之金三百斤仕之而金三千斤則是魯梁不賦
於民財用足也魯梁之君聞之則教其民為綈十三
月而管子令人之魯梁魯梁郭中之民道路揚塵十

步不相見綫縵而踵相隨車穀齒也言車穀往來相齧也騎連
 伍而行管子曰魯梁可下矣公曰奈何管子對曰公
 宜服帛率民去綈閉關毋與魯梁通使公曰諾後十
 月管子令人之魯梁魯梁之民餓餒相及應聲之正
 征音無以給上魯梁之君即令其民去綈修農穀不可
 以三月而得魯梁之人糴十百齊糴十錢二十四月
 魯梁之民歸齊者十分之六三年魯梁之君請服○
 桓公問於管子曰萊莒與柴田相并為之奈何管子
 對曰萊莒之山生柴君其率白徒之卒鑄莊山之金
 以為幣重萊之柴賈萊君聞之告左右曰金幣者人

之所重也柴者吾國之奇出也以吾國之奇出盡齊
 之重寶則齊可并也萊即釋其耕農而治柴管子即
 令隰朋友農二年桓公止柴萊莒之糴三百七十齊
 糴十錢萊莒之民降齊者十分之七二十八月萊莒
 之君請服○桓公問於管子曰楚者山東之強國也
 其人民習戰鬪之道舉兵伐之恐力不能過兵敵於
 楚功不成於周為之奈何管子對曰即以戰國之道
 與之矣公曰何謂也管子對曰公貴買其鹿桓公即
 為百里之城使人之楚買生鹿楚生鹿當一而八萬
 管子即令桓公與民通輕重藏穀什之六令左司馬

齊川和系 卷之二百八 三十一
伯公將白徒而鑄錢莊山令中大夫王邑載錢二斤
萬求生鹿於楚楚王聞之告其相曰彼金錢人之所
重也國之所以存明主之所以賞有功禽獸者羣害
也明主之所棄逐也今齊以其重寶貴買吾羣害則
是楚之福也天且以齊私楚也子告吾民急求生鹿
以盡齊之寶楚民即釋其耕農而田鹿管子告楚之
賈人曰子爲我至生鹿二十賜子金百斤什之而金
千斤也則是楚不賦於民而財用足矣楚之男子居
外女子居涂隰朋教民藏粟五倍楚以生鹿藏錢五
倍管子曰楚可下矣公曰奈何管子對曰楚錢五倍

其君且自得而修穀錢五倍是楚強也桓公曰諾因
令人閉關不與楚通使楚王果自得而修穀穀不可
三月而得也楚糴四百齊因令人載粟處楚之南楚
人降齊者十分之四三年而楚服○桓公問於管子
曰代國之出何有管子對曰代之出狐白之皮公其
貴買之管子曰狐白應陰陽之變六月而一見公貴
買之代人忘其難得喜其貴買必相率而求之則是
齊金錢不必出代民必去其本而出山林之中離枝
聞之必侵其北離枝侵其北代必歸於齊公因令齊
載金錢而往桓公曰諾即令中大夫王師北將人徒

并川系編 卷之三百八
載金錢之代谷之上求狐白之皮代王聞之即告其相曰代之所以弱於離枝者以無金錢也今齊乃以金錢求狐白之皮是代之福也子急令民求狐白之皮以致齊之幣寡人將以來離枝之民代人果去其本處山林之中求狐白之皮二十四月而不得一離枝聞之則侵其北代王聞之大恐則將其士卒葆於代谷之上離枝遂侵其北王即將其士卒願以下齊齊未亡一錢幣修使三年而代服○桓公問於管子曰吾欲制衡山之術爲之奈何管子對曰公其令人貴買衡山之械器而賣之燕代必從公而買之秦趙

聞之必與公爭之衡山之械器必倍其賈天下爭之衡山械器必什倍以上公曰諾因令人之衡山求買械器不敢辯其貴賈齊修械器於衡山十月燕代聞之果令人之衡山求買械器燕代修三月秦國聞之果令人之衡山求買械器衡山之君告其相曰天下爭吾械器令其賈再什以上衡山之民釋其木修械器之巧齊即令隰朋漕粟於趙趙糴十五隰朋取之石五十天下聞之載粟而之齊齊修械器十七月修糴五月即閉關不與衡山通使燕代秦趙即引其使而歸衡山械器盡魯削衡山之南齊削衡山之北內

齊人利紇
卷之三十八
三十九

自量無械器以應二敵即奉國而歸齊矣

自量無械器以應二敵即奉國而歸齊矣

果令入之澹山未買澹器澹山之甚告其帥曰天下
之果令入之澹山未買澹器燕外之三日秦國聞之
澹器不矩織其貴賈齊外澹器之澹山十日燕外聞
澹山澹器必計計以上公曰諸國令入之澹山未買
聞之必與公爭之澹山之澹器必計其賈天下爭之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